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櫟義與杖同。蓋繫養犧牲之官。卽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

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

公。

有聞韜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

不可。公惑之。

有季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

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

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

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

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

氏。名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答子路東周語。

定

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憲。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離由

適陳過

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旣沒之

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

及未見好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

德之語

及微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成之

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蕡過門事

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名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名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

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

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

語而所記

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

溺耦耕荷蓀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拜禮而陳

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

之間有懼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

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

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

去衛如陳之時

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

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

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

得孔子爲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己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

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

有語大師及樂

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

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

語論

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

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

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
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
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
章子張間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
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

論語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

務本之意。乃人道之門。

積多

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

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

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及時時

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

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洽於中

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

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有

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人不知可樂又日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雖

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

○慍含怒意

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

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

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

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

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

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

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



論語學而

務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
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
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
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
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
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
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
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
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
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
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
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
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
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子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慾肆而本心之德

亡矣。

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

知

巧言令色之非

仁則知

仁矣。

○會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

爲去聲

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

輿盡已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

習謂熟

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

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

爲學之本矣

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

習之本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

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

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

車千乘者也敬者主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乎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有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

論語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
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

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

文。非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

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

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

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

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
大者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
憂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
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
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
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
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
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
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
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子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
固堅固也輕乎

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忠信人不

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無友不如已者。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懼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